第三十四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恒德大學舉行

主席：AFIFI Pasha (埃及)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三二. 臨時議程 (文件S/40)

一. 通過議程。

二. (a)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波蘭代表致祕書長函 (文件S/32)。¹

(b) 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波蘭代表致祕書長函 (文件S/34)。²

三三. 新任主席致辭

主席：向中國代表郭泰祺博士致深切謝意，我深知我是表達理事會全體共有的情緒。在他的任期間，他是抱容忍有禮的態度，以其出眾的才幹來主持我們的會議。

我在繼任這樣聲名卓著的一位強國代表時，深能領會對於我國及本人身為埃及代表的光榮。我認為這表明了聯合國各基本原則之一，那就是會員國主權一律平等。

實現我們組織的各項宗旨與原則並非輕而易舉的事。在聯合國成立伊始的階段中，我們必將遭遇困難問題及複雜情勢，但是立刻謀求解決將更困難，因為我們的組織還未完全獲得只有時間才能給予我們的各種方法與權限。

我們的首要職責是使世界各地寄有無限希望的這個組織成爲一個鞏固的組織，充份實現我們至尊人類的崇高志願並遵依法律與正義而建立和平與國際安全。

我們應當合作；我們在審議國際問題時應牢記不忘所有國家的集體利益及我們在這一方面所負有的責任。

在一個未能號召所有強國加入的類似國際組織最近解散之後，金山憲章樹立最崇高的宗旨並創立最優良的辦法，使所有具有誠意的國

家現在都能聚會一堂，來維護這些至高無上的理想。聯合國又在一個未曾參加舊時國際聯盟的最大強國境內設立會所，這個國家不但富有民主慷慨的作風而且還是四大自由的倡導者。

值茲擔任主席職務之際，我深知責任重大並願向各位保證我將本無懼不偏的絕對公正態度來執行我的任務。在此任內我也將努力效法前任主席的優良榜樣，我亦確知我時時需要各位的信心，且亦不時需要各位的指導，最後還有一件同樣重要的事，就是我也需要各位時時對我表示容忍。謝謝各位。

三四.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三五. 西班牙問題

Mr. LANGE (波蘭)：我要以波蘭共和國政府的名義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種引起國際磨擦並對國際和平與安全含有嚴重威脅的情勢。此種情勢淵源於西班牙法西斯佛朗哥政權的存在與活動。

佛朗哥之所以能够不顧西班牙人民意志掌握到政權乃是由於向聯合國發發動戰爭的軸心國家的軍隊一手造成的。這乃是今日人所共曉並且也是全世界及各國政府所公認的事實。佛朗哥政權是聯合國的仇敵所創立的。這是聯合國委身建立的國際和平與正義世界中惟一獨存的軸心政權，這也是聯合國以重大代價的血肉與財富擊敗的敵人的一個危險殘餘份子。

德、義兩國以大量坦克車、大砲、汽車及炸彈並由德意的大量陸、空兩軍協助，方能強迫西班牙人民放棄其自由而向以武力反叛西班牙共和國合法政府的武裝叛徒屈服。

佛朗哥政府確係法西斯軸心國所建立早爲前故羅斯福總統清晰看出——羅氏是此次產生聯合國的共同戰爭中的一位偉大領袖。羅氏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所寫的一封信³中稱：“西班牙的現政權既是藉法西斯義大利及納粹德國的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二號，附件三 a。

² 同上，附件三 b。

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特別補編：訂正本，西班牙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英文本第一百四十九頁。

協助而握政權並又仿效極權方式而建立政府，大多數美國人民自然不能信任此一政府，亦難認為我國有繼續與此一政權維持關係的正當理由。”

嗣後所有聯合國國家又對此種意見深表贊同。金山會議表決禁止佛朗哥政府參加聯合國。⁴此項立場又經波茨坦會議予以證實。最近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倫敦通過一著名決議案，⁵案文如下：

“…二．大會溯憶波茨坦會議中，英、美、蘇三國政府聲明將不贊助現時西班牙政府加入聯合國之申請，以該政府藉軸心強權之支助而握政，觀其成因、性質及政治事蹟及其與各侵略國之密切聯繫，該政府實不具備請求加入聯合國之各必要條件。

“…三．大會對上述兩文件深表贊同，建議聯合國各會員國在未來與西班牙有交往關係時，對上述之字義、精神，均予加以注意。”

由此可知佛朗哥政權是藉法西斯義大利及納粹德意志而握政權一事是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公認的事實。此一指控無需再藉其他證據，予以支助。只藉此一行動就能證明佛朗哥政權的問題不只是與西班牙有關的內政問題並且也是與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有關的國際問題。

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因軸心國的支助而獲政權，所以對於使其能有今日的各軸心國一貫是抱馴良聽命的態度。

我現有美國國務院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公布的白皮書，標題為：“西班牙政府與各軸心國：德國官方文件。”這一手冊內有幾個文件都能證明佛朗哥政權是聽從各軸心國的指揮。這一手冊表明佛朗哥政府並不中立，且又陳明佛朗哥政府如何協助義大利及德意志，對於聯合國敵人又給予思想上的支持，並且甚至願對我們宣戰。

樂願協助與慰藉我們敵人的事例真多不勝舉。佛朗哥將軍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六日致函墨索里尼時稱：“西班牙，除其在本國堅苦奮鬥期間，對於建立新秩序，所作的貢獻外，又再另作貢獻，即準備在與我們共同敵人的掙扎中，負其應有的任務。”

⁴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文件，第六卷，第一委員會，一般規定，英文本，第一百二十四頁至一百三十六頁。

⁵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第四十五頁。

佛朗哥曾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為準備參加軸心陣線，加入大戰而致函希特勒。他在該函結尾中稱：“我在答覆時是對閣下個人，德國人民及閣下以作戰而保衛的主義，深具絕對附依並且不可動搖的熱誠。我希望為保衛此一主義，德西兩國軍隊能恢復昔日的友誼關係。”

佛朗哥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希特勒的另一函中又重申相同的保證，其內容如下：

“我與閣下的看法相同都認為是因歷史的支配而能與閣下及義大利領袖在一種不可分化的情形中團結一致…”

“偉大的領袖，這是我對閣下各種意見的答覆。我要這些答覆能使所有的疑雲消釋並聲明我絕對站在閣下的陣線上，完全聽由閣下指揮，在具有歷史性的命運中聯合一致，如有背棄行為就是消滅我自身與我在西班牙所代表並提倡的主義。我對閣下倡導的主義必獲勝利所深具的信念無需再予證實，並且我亦重申我將永為此種主義的忠實信徒”。

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已竭盡所能以期促進軸心國的勝利。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德意志佔領法國後，佛朗哥政權曾強佔確屬國際地區的丹吉爾（Tangiers），因而有破壞國際條約義務的行為。

一年以後即一九四一年時，佛朗哥組織藍衣軍與德國軍隊聯合對蘇聯作戰。許多紅軍的英勇將士都因佛朗哥政府所派的此種軍人的槍彈而喪失生命。

西班牙的各種工廠製造武器供給納粹德國對聯合國國家作戰。德國對外戰爭所需的許多炸藥及其他化學品、槍砲、彈藥及臼砲等都是西班牙製造的。其他鐵礦、鉛、錫、氮、鎢以及其他物質都不斷的由西班牙供給德意志。佛朗哥將大量糧食運往德國，而西班牙人民却在遭受飢荒。

以物資供給德國作戰的行為不是中立國家維持正常商務關係應有的行為。這種行為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協助軸心國對聯合國國家作戰。鑒於佛朗哥政府的其他各種活動，此項目的更為明顯。佛朗哥政府以海港借予德國作為潛艇基地，此外更以空軍基地供給德國空軍作為攻擊英、美航運之用。西班牙領土內設有無

線電台，專為對德國軍艦及飛機發佈命令之用。英、美及其他盟國海軍戰士因佛朗哥政府採取此等行動致喪失生命者為數甚多。

在佛朗哥政權之下，西班牙過去與現在都是納粹在拉丁美洲宣傳與活動的中心。爲了這個目的還特別組織了一個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化促進協會。那個協會的大部份活動是仇美的而且是在美國士兵爲保衛本國自由犧牲生命的時候進行的。

因爲動員西屬摩洛哥軍隊的緣故，佛朗哥政權成爲北非作戰盟軍的一種不斷的威脅。大量的美軍受其牽制而不能用以對德國作戰。

在日本軍隊佔領菲律賓時，佛朗哥曾電賀日本所派爲傀儡政府首長的菲奸 José P. Laurel。

佛朗哥政府對籌備並實現偷襲珍珠港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表示同情、慰藉並提供協助。英國前任駐西班牙大使 Lord Templewood——原名爲 Sir Samuel Hoare——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發表的文章中告訴我們佛朗哥的外交部長曾命其部屬在此種暴行發生的次日到日本公使館留片致賀。

在整個戰爭期間，西班牙法西斯政權雖然不是軸心國家對聯合國家作戰中的正式夥伴但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夥伴。像西班牙那樣的策動全國來供應軸心國對外作戰的需要，又何必要公開宣戰呢？西班牙的領土既能作爲納粹戰爭武器加油並修理之用，又何必要公開宣戰呢？如果西班牙領土能作爲空軍基地，德國祕密警察又能在佛朗哥的仁慈照管之下安全受訓，第五縱隊網也能由這個所謂的中立國內擴展到世界各地，特別是伸延到西半球的各地，又何必要公開宣戰呢？

這些都是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行爲。對於佛朗哥政權的這種行爲絕對應作道義上的譴責，聯合國已多次在其正式聲明中表明此點。但是此種行爲還應嚴加追究。這證明佛朗哥政權的問題不只是僅與西班牙一國有關的內政問題。佛朗哥政權是我們軸心敵人夥伴中唯一殘存的政權，其活動是與聯合國全體有關的。

我們不關注純屬西班牙內政的事務。我們當初毀滅羅馬尼亞、匈牙利及保加利亞三國內與我們敵對的政權並且建立從事維持和平且有

能力可以維持和平的政府組織的動機並不是出於關切三國的內政。這三國是軸心國附庸；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也是軸心國的附庸；所以我堅決要求各位下公正的結論。

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不僅在過去並且在現在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除非理事會採取適當的行動，這一政權會成爲將來重大的問題。因爲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在聯合國家擊敗義大利、德意志及日本之後，仍舊繼續維護並效忠於軸心的宗旨。西班牙仍是法西斯毒害的中心並且也是再度引起戰爭使其漫佈世界各地的跳板。

在佛朗哥政權之下，西班牙將繼續成爲一武裝陣營。美國前任駐西大使 Norman Armour 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西班牙歸國時宣佈佛朗哥政府現擁有常規軍六十萬至七十萬人。我要聲明西班牙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如此龐大的軍隊。

武器的製造大爲增加，西班牙與法蘭西接壤地區防禦工事也大爲加強。公路上建有坦克車陷阱；橫渡 Pyrenees 的各橋樑與道路都裝設地雷。

最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府又在一個月前開始將大量軍隊調至西班牙與法國接壤地帶。我現有西班牙共和國軍政部長 General Sarabia 爲法西斯西班牙在 Pyrenees 集中軍隊而提送給我國代表團的備忘錄一件。根據這一文件，單在 Catalonia 一地就有二十萬軍隊。

我欲請理事會注意西班牙共和國軍政部長所提出的另一文件。我可惜沒有機會油印這文件，而且我立刻就要將它送交主席。這是佛朗哥的參謀總長 General José Aizpuru 的密令第二十七號。這一密令規定 Pyrenees 駐軍所負的確實任務，並附有地圖一紙，指明每一軍事單位的部位。

佛朗哥政權不斷的對法蘭西共和國施用陰謀，逼使法國政府最後終至封閉西班牙與法國間邊界。法國是在去年纔由殘暴德人及國內法奸法西斯主義者的雙重壓迫中重獲自由，並且法國政府的代表現在也在議席上。封閉邊界遂使鐵路交通中斷，郵電終止，人民亦不克互相過境。

我以下列問題提請理事會審議；在兩國邊界嚴密封鎖的時候，一國政府沿他國邊界集合大量軍隊的行爲，是否構成國際磨擦足以危及

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如果各位提出反面的答覆，我就不知甚麼是國際磨擦了。我們是否要等待開砲，投擲炸彈，人民死傷，城市毀滅之後方纔宣佈其為引起國際磨擦的情勢？

我促請各位不要忽視諸如此類的情勢。這就是國際磨擦。這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是一種威脅。我深知理事會全體理事都同意我的下項意見：應負此種危險發生的責任者不是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而是西班牙法西斯政權——這個政權是軸心國違反西班牙人民意志和不顧西班牙人民英勇反抗而設置的。

理事會如果不副我的期望，輕率處理請其注意的情勢，那麼理事會就未盡其所負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責任。聯合國的宗旨就是防止情勢演變為戰爭而不是靜待戰爭的來臨。

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所以成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威脅還有其他因素。佛朗哥政權既是由軸心國的設置而握政權且又在戰爭期間，以恭順僕役的態度，侍奉軸心主宰，現在仍舊繼續成為推廣足以引起戰爭的法西斯危險活動及宣傳中心。

西班牙是納粹德國獲致重要經濟管制的中心。納粹的資本及人員仍繼續握有此種管制。美國財政部在美國參議院提供證言時提出西班牙境內德國公司的名單，內中共有六十六家之多。

此外，美國外國經濟局的敵產司對於德國在西班牙的資產與人員，曾作有詳細的調查。下列者為調查的幾種結果。在納粹指揮之下，重要的戰時工業都設置在西班牙。我將引讀外國經濟局報告書中的下列文字：

“德人仍穩固的把持西班牙的工業。西班牙最近購置的大部份設備都是來自德國。各種設備的裝置自然需要德國技術人員監督而且多有留任技術經理者。但是德國人居留西班牙者不僅是技術人員；經理與行政人員也多不勝計。欲知德人在西班牙的勢力，只需一覽西班牙各公司董事名單便知德人地位的重要，其中大部份德人都是熱中納粹主義者。”

德人管制的各種組織包括銀行、保險、化學工業、開礦、電器設備、機械、攝影工業及其他各種公司。最重要的德國戰爭工業家如 **Krupp** 及 **I. G. Farben** 等都各有自己的工廠，依德國專利特許證而開工。**I. G. Farben** 在十

四個附屬的西班牙公司中都有股份。**Siemens** 電器公司管制或操縱五家附屬的西班牙公司。**AEG**, **Bosch**, **Telefunken**, **Osram** 以及其他德國電器公司都在西班牙設有附屬公司。在美國財政部報告書中仍可找出更多的實例。

德國的科學家及工程師繼續從事研究創製新武器的工作。來自西班牙的各報告中有新穎的事實可使我們予以注意。例如 **Trueba** 廠據稱是用大量生產的辦法製造克虜伯式 (**Krupp-type**) 一五五公厘大砲。**Estrella** 廠是依納粹戰敗後自德國偷運出的藍圖而製造一九四六年式的毛瑟鎗。過去專製輕武器的 **Toledo** 工廠現在改製自動機關鎗式的武器，並且另在近 **Granada** 地前由一德國公司在一九四三年所設立的一個兵工廠每日生產三十噸坦克車二輛至六輛。**Reinosa** 的海軍製造廠現在也在製造十五英寸口徑的大砲。**Bilbao** 的 **Euskalduna** 製造海、空兩軍所需要的一切裝甲器材。**Barcelona** 的 **Maquinaria Terrestre y Marítima** 製造各兵工廠所需要的機械。

更有意義的是在 **Saragossa** 製造光學儀器的各工廠製造了三艘戰艦——其中之一仍在製造——所需要全部光學儀器。想到一艘戰艦所需的光學儀器的數量以及製造上所涉及各項複雜技術問題，可知如無德國專門技術人員的協助，顯然是不能做到此點。**Barcelona** 與 **Guadalajara** 兩地的 **Hispano-Suiza** 工廠為國家製造器材，包括最新式的飛機在內。

另外還有一更為嚴重的問題：前在挪威納粹組織研究原子能的重水專家 **Dr. Herman von Segerstady**，據稱，現在是西班牙的一個類似組織的主管人。據說這個警戒森嚴的工廠，是設在 **Toledo** 以南靠近 **Ocaña** 的地方。

距 **Ocaña** 八英哩的地方，陸軍新近築成一個專為類似 **C-47** 這種長程飛機使用的飛機場——這種飛機是佛朗哥政府最近購自美國的。

這種種活動的嚴重性由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及四月十一日的各次聲明予以證實。已知在西班牙居留的德國科學家計有二千二百名左右，這些都是惡跡昭彰，聲名狼藉的人，並且美國也多次要求將這些人驅除出境。美國政府也提出幾個科學家的姓名並且將他們的確實工作地點告知佛朗哥政府。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府不獨未依從美國的請求，反而還保護並協助這些納粹人物從事研究新武器。

佛朗哥政府真正意向的顯示可由下項事實見之：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工商部長在馬德里頒佈命令使政府管制凡據推測可能有含鈾的礦物的所有各區。該項命令聲明此種礦物乃係國防上的必需品。據知西班牙境內蘊藏鈾礦者確有數省之多。根據馬德里工商部一九四四年所出版的刊物 *Estadística Minera y Metalúrgica de España*，西班牙共有鈾礦六個，在 Badajoz 省有兩個，在 Córdoba 省有四個。馬德里的代表 Señor G. García 曾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前來美國購買器械，用以增加西班牙鈾礦的產量。

西班牙境內是否真有原子能的研究計劃在進行中已成爲一個問題。目前似乎至少是有朝向這一方面努力的跡象。若干理事國政府，截至現在爲止，對於此事所獲的情報，可能較其已向世界公布的爲多。但是這是次要的問題。我們都知德國的科學過去多年都是從事於各種武器的發展。原子能只不過其中之一，而且也許還不是最重要和最恐怖的武器。重要的事實乃是竟然准許並鼓勵德國科學家在這一方面繼續工作，既無表示反對又不加以管制。

德國在外國境內建造戰爭器械並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就開始利用在瑞典、瑞士、丹麥、芬蘭、荷蘭、西班牙等國的祕密試驗室。關於此點，美國聯邦經濟局的報告稱：

“根據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德國是不准建造潛水艇的。爲克服這種困難，德國海軍一九二四年祕密設法在西班牙內從事建造潛水艇工作，在 Santander 完成兩艘潛水艇，並由德國著名潛水艇專家 Captain Manfred von Killinger 在 Echevarría 組織一個公司，專門試驗各種潛水艇。西班牙也是其他活動如魚雷研究工作等的所在地，同時德國勢力深入重工業也頗爲可觀。”

西班牙也成爲成千成萬納粹人物的庇護所，其中有極出名的戰犯與政治領袖。關於納粹的活動是由西班牙領土內發動而推及歐洲與拉丁美洲各地一節，確有真實證據可考。在西班牙境內最活躍的納粹人物的姓名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中幾名最近由西班牙遞解出境，但是這只是居留西境內被解出境的極少數。

舉例來說，Dr. Kar. Albrecht 就是一個著名的納粹工業家及間諜。Major General Eckhardt Kraemer 就是西班牙境內德國祕密警察

“首腦”之一。Friedrich Lipperheide 就是德國特務警察領袖之一。此外還有著名的 I. G. Farben 的領袖並且以資金供給西班牙境內德國戰爭力量的 Count Franz Joseph von Swefried。我不欲過份的利用各位理事的容忍態度而將能視爲是仍在西班牙留居並繼續其活動的納粹“大人物”的充份名單上的姓名逐一宣讀。

但是我要提出一個重要事實。現有近二千名重要的德國祕密警察已被編入 Dirección de la Seguridad，這就是佛朗哥的法西斯保安警察。並他們都已獲得西班牙國籍及西班牙姓名且在此種偽裝之下於西班牙境內各地從事活動，由此可知佛朗哥政府已發明了一種新穎並且極能令人發生興趣的大量生產工業。那種工業就是將德國的祕密警察變成西班牙的祕密警察。這確是一種能改善原料質量的辦法，但是不知西班牙人作何感想。

除納粹人物之外，佛朗哥政府還庇護大量的維希法國民軍。根據我方纔已經提及的西班牙共和國軍政部長的備忘錄，匿居在西班牙境內的德人及維希法國民軍約有十萬左右。他們主要的居留地爲 Barcelona, San Sebastian, 馬德里及 Saragossa。

西班牙境內有許多德國學校及文化組織。盟國雖然表示抗議，但是差不多所有的德國學校都在去秋重新開學並且有一萬左右西班牙最有聲望家庭中的子弟現在都在這種學校就學。一部份的教學的確是用西班牙語文但是執教的都是納粹教員，他們繼續以納粹的毒素注入西班牙青年的頭腦中去。

就是依這種辦法，殘餘的納粹政治組織，宣傳活動以至軍事準備都能在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的善意支持下保存於西班牙。這是佛朗哥政權不能視爲僅與西班牙一國有關的內政問題的另一原因；這一問題應視爲與聯合國全體有關的一件事。

我們不應輕視這些危險，因爲法西斯主義的力量絕對還沒有消滅。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境內的不安信號。由於美國駐德當局的警戒，最近有一千納粹組織黨徒的小首腦被逮捕。在中國協助日本對中、美作戰的德國特務人員仍在上海並深信他們能建立一個使他們能於日後再使納粹主義重獲大權的基地。這些特務人員中有幾名在兩日前被捕。其他國家中也有法西斯主義者的地下活動。在我波蘭也有這種地下活

動，他們受國外命令指揮，殺害了一千名政府官員及各民主黨派的領袖並逼害了許多猶太人。

這些都是危險的信號。這些信號表現一種力量的存在，只要聯合國中畧有不一致的情形這種力量就能立刻發揮效用。在這些情形下，西班牙境內的法西斯及納粹中心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威脅。我們不應忽視此種危險，否則就是有負我們的重大職責。

各位或會感覺不解為何我以波蘭共和國代表的地位，將這問題提出安全理事會。波蘭誠然不是與西班牙接壤的鄰國，但是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三年時曾說：“今日世界各國都是比鄰。這次戰爭是在似乎遠不可及的中國與波蘭開始，但是已蔓延到各洲甚至及於洋海中的每一個島嶼，牽涉到全體人類的生命與自由，原因就在此。”

波蘭代表為本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負有聯合國全體的委託——這點已由大會投票的情形表明——須為維持世界各地的和平而行事。美國另一偉大公民威爾基曾說“天下一家”。在這個世界裏，和平是不能分割的。世界上某一部份有分裂騷擾的情形，就會使各國間的關係破裂。

我對承認我波蘭在這問題中也有直接關係一節並不感覺慚愧。法西斯征服西班牙與當年日本強佔滿洲或義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相似，同為引起一連串的侵畧的先鋒，最後並禍及我波蘭人民。基於這種理由，有五千名以上的波蘭人民曾參加國際軍協助保衛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他們知道法西斯征服西班牙就是邁向征服波蘭的第一個步驟。佛朗哥只是納粹後來強置於若干戰敗國家的叛國傀儡中的第一個人而已。佛朗哥也是敗降的納粹中獨存的一個，但是我有充份信心能預料他不會存在太久。

使佛朗哥掌握西班牙政權的那批納粹黨徒在六年中不斷的殺害、壓迫和拷打波蘭人民。今日我以聯合國全體通力解放的波蘭的名義，以擯棄其戰前半法西斯政權並在國內樹立民主政體政府與社會組織基礎的波蘭的名義向各位呼籲。

我以從事復興被佛朗哥之友納粹德國所摧毀的波蘭的二千三百萬波蘭人民的名義，以六百萬在監獄遇害，被劊子手槍殺及在死亡營被消滅的已故波蘭人民的名義向各位呼籲。他們

是受佛朗哥所協助的納粹黨徒的苛刑並致喪命的。

是的，我們對這問題具有直接的關係；不過我們的關係與推選波蘭為理事會理事的其他五十個聯合國會員國的關係相同。

我希望我所說的話已使各位相信我向理事會提出的事項確是各位主管範圍以內的事項。

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不僅是一個與其本國有關的內政問題而是一個關係聯合國全體的問題，理由如下：

一、佛朗哥政權是藉法西斯義大利及納粹德國的支助，在違反西班牙人意志的情況下，奪獲政權的。西班牙人民曾作空前的抵抗與佛朗哥及軸心國相持，幾達三年之久。佛朗哥政權是歐洲第一個成立的叛國傀儡政府。

二、佛朗哥政權是對聯合國國家作戰的軸心國的活躍夥伴。佛朗哥甘願慰藉並協助我們的敵人。

三、佛朗哥政權強迫法國封鎖法西邊境，又沿法國邊境調集大軍造成國際磨擦的情勢。

四、佛朗哥政權容許西班牙領土成為德國資產的庇護所，又容許西班牙的領土為德國人員及科學家從事危及人類和平的工作場所。佛朗哥政府准許並鼓勵大量戰犯，納粹領袖及特務人員避居西班牙並使用西班牙領土為從事活動及實現重新奪取大權計劃的基地。歐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乃是直接受此等活動影响的三洲。

這種情勢是屬我們憲章第三十四條所指的情勢，是已經引起國際磨擦並且嚴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第三十五條授權我們處理這種問題。憲章第一條特別規定聯合國的各項宗旨，第二條列舉實現各項宗旨所應遵循的原則。第二條第六項規定：

“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範圍內，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上述原則”。

西班牙法西斯政權既不遵行聯合國的各項原則，又從未表現有意遵行該等原則。西班牙法西斯政權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因此，本組織負有責任確保任何國家，不論其是否為會員國，不得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現在已有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責任加諸我們肩頭。我懇請各位在決定態度和投票之前，鄭重徹底的考量這種責任。

讓我們不要重蹈綏靖政策的覆轍——綏靖政策視墨索里尼及希特勒兩政權為內政事項並未採取能防止墨希兩人掀起第二次大戰戰火的任何步驟。

我以波蘭共和國政府的名義籲請各位履行職責並通過下列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宣告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之存在及其活動業已引起國際磨擦並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遵依憲章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一條所授予理事會之權限，籲請凡與佛朗哥政府維持外交關係之聯合國會員國立即與之斷絕此項關係；

“向西班牙人民申表深切同情；希望並預期西班牙人民將重獲其因法西斯義大利及納粹德意志之協助與陰謀而失去之自由，並

“深信理事會能歡迎西班牙人民參加聯合國之日期當已不遠。”

Mr. BONNET (法蘭西)：法國政府對於我們方纔列入議程的問題的立場早已公諸於世。法國在去年年底所提出的各次外交照會中都已重申此項立場並且自是時起即始終保持此項立場。法國政府的立場就是認為西班牙現有的情勢如繼續存在當形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因此，法國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照會中分別向美、英、蘇三國政府提議應將此一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蘇聯已表示同意此一提案。惟英、美兩國尚未表贊同，我們現在仍與英、美兩國磋商此事。

法國政府在此問題上素具有雙重動機：第一，勸請聯合國對法國政府認為是本組織首要主管的事項，視做是一含有普遍性質影響世界各國的問題並需依此而予處理；第二，確保所採取的任何行動儘量迅速有效，以消除各主要盟國間對此問題或有分歧意見。

法國政府在最近致倫敦及華盛頓的照會中表明我們不認為此二動機有相矛盾之處。我們認為在試求達到此項雙重目標的時候，我們是完全遵依憲章的精神，並且在繼續我們與盟國間業已開始的談話期間，我們希望波蘭提案能獲理事會全體一致的贊同。

我們的請求遭遇到許多反對的意見。第一個反對意見就是認為西班牙現有情勢的繼續存

在並不一定構成國際安全的威脅。世界第二次大戰期間聯合國全體領袖皆不斷宣佈戰爭主要目的之一為剷除引起世界戰禍的各納粹與法西斯政府。在此戰爭以後，居然有此種理論出現，似乎是奇異之至。

這種獨裁制度所抱統治與征服的精神就是世界安全的威脅。受到慘敗教訓之後，報復之心，勢必產生。我們不應容許這種永久存在的侵畧威脅公然隱匿在一個偉大的國家裏，這個國家如有自由必會剷除此種威脅。我們不能容許一個實際上是軍國主義並且公開反對一切民主原則，反對憲章弁言及第一章中特別規定的所有原則的法西斯政府存留於這個提到戰爭仍有餘悸的歐洲。

我們必須實踐羅斯福總統在某次著名演講提及我們共同敵人時，所提出發動侵畧的政權將“永不再准其出現”的誓言。

第二種反對的意見是西班牙問題為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中所指的内政事項。聯合國在金山及倫敦兩地以及三強在波茨坦皆已以譴責西班牙政權為與新國際秩序不能並立的聲明駁斥了此種論調。

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始於滿洲及西班牙。西班牙的戰事是在現為其政府的首腦人物與希特勒及墨索里尼訂有充份協議並結同盟之下進行的。在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已被驅逐，但其共犯仍在西班牙掌握政權，繼續為一度會引起血戰並毀壞世界的威脅。

實際上，這個政權的領袖自己也預料到盟國勝利所能引起的合理後果。由最近經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德國駐西大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報告中我們獲知西班牙軍事領袖在那時表示深信德國必將早日勝利時，又稱如果相反的情形發生，他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必被勝利的民主主義所推翻。

聯合國證明他這第一項預言是錯誤的，所以他的第二項預言亦應由聯合國證明是正確的。

我認為憲章不獨未禁止我們這樣作並使其成為我們的義務。事實上，根據波蘭代表方纔提喚我們注意的第二條第六項，我們必須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範圍內”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憲章中的原則。

還有人認為如有任何集體行動恐將激起民族情緒，反而加強這種獨裁制度。事實上，世

界大戰中最早遭受戰禍的西班牙人民都深知誰是他們的朋友。他們不會怨恨那些願予協助的朋友。我們應回想當年在國際聯盟中自由或共和西班牙的各代表所担任的重要角色。他們是國際間諒解的先鋒。我們都希望他們今日能够與會親自為其本國發言。事實上，我們之間顧念到西班牙的大有人在，我們負有職責答覆受壓迫的西班牙人民的緘默呼籲。

真正危險的事乃是使呼籲者失望。美、英、法三國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聯合發表的一個措辭和緩的節畧⁶中有下列字句：“雖然現政權對西班牙人民合法努力謀求團結並表示政治意願採取壓制手段，但三國政府仍望西班牙人民不致再遭受內戰的困苦及恐怖”。這是我們大家的希望；我想我也能說特別是所有的西班牙共和主義者都抱與我們相同的希望。

但是避免此種危險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很清楚的隱含在我方纔宣讀文字中——那就是迅速解放西班牙並終止“對西班牙人民合法努力所採取的壓制手段”。否則西班牙人民將仿效前在德國佔領下法國人民及歐洲其他被壓迫人民而有所舉動。他們會推廣並加強他們的抵抗運動；在這種運動中必定時有成仁的烈士，因為最近又有過去曾與我們法國游擊隊並肩作戰中的幾位戰士已經捐軀。西班牙抵抗運動最後必獲勝利，獲致勝利的情形就正是現在某數種人士認為不採取行動就能避免的情形。

道義的譴責，無論怎樣的有價值，仍嫌不盡充份。法國在三月十二日致各盟國的照會中聲明法國提議應將此事提送安全理事會，目的不在於求取有關原則的各項聲明而是欲請權威最高的國際機關考慮並建議“最合乎實際並具體的辦法，使西班牙現政府能於瞭解其頑強態度的弊害”。

我們認為這仍是理事會的責任。法國政府所最關切的是西班牙人民的利益及聯合國本身的利益。法國對於西班牙人民與西半球的所有拉丁共和國相同都因深切的文化聯繫而發生關係。法國過去明白強調以及今後一有機會，即將繼續重申的政策為：以法國所有的文化、道義與物質力量努力維護世界和平並竭力保證促進持久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國家間的徹底諒解。因此，法國政府感覺不得不斥責國際協調所受的任何威脅並鼓勵足於促成協和萬邦的任何因

⁶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特別補編：訂正本第七十六頁至第七十七頁。

素。法國在理事會目前待決的問題上持此態度業已提供下列的具體證明：第一，歡迎西班牙共和政府留居法國領土；第二，在預期理事會行將採取的措施時，法國不願所將遭受的損失毅然與西班牙斷絕經濟關係並封閉邊境往來。

法國政府素持此種一貫不變的態度，所以將全力支持波蘭代表方纔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要求集體與西班牙斷絕關係的提案。

再者，法國在三月二十三日的照會中曾向英、美兩國提議在某數方面更進一步並採取不危及西班牙人民主要需要的具體辦法俾使西班牙現政府有本身必將消滅之感。關於此點的談話仍在進行之中。法國政府認為理事會如能對此不幸事項獲致協議，此種談話勢將因之而大為利便。法國政府熱誠希望大家能達成此種全體一致的協議並深信此種協議當能促使世界各國民主政府同樣希望的良好解決辦法能於實現。

Mr. CASTILLO NÁJERA (墨西哥)：在聯合國於金山舉行的國際組織會議上，墨西哥代表團曾摘要撮述佛朗哥的戰時政策。我本有意在這次會議中舉述有關此項政策的顯要事實並且也想就波蘭代表所已提到的各文件說幾句話。波蘭代表所作的詳盡事實陳述包括若干富有歷史價值的重要資料以及對這種文件所作的寶貴評語，所以我就無需贅述大致相同的冗長事實，而只說以下的話：

我國政府對佛朗哥政權所持的立場是眾所週知的。墨西哥不僅不維持並且從來未與墨西哥一貫認為是外國武裝干預行動所造成的政權，維持過任何關係。

西班牙現有一種情勢，此種情勢如繼續存在就會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我相信這一點不應引起任何疑慮，也不應是聯合國需要過事審議的問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關於此事我們還應記得聯合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在金山召開國際組織會議中，曾經在絕無異議的情形之下，通過墨西哥代表團所提出對憲章第四條第一項的解釋⁷其文字如下：

“墨西哥代表團的瞭解為第三章第二項不能適用於藉助於向聯合國國家作戰的各國軍隊而掌握政權的政府的所有國家，且在此等政府繼

⁷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文件，第六卷，第一委員會，一般規定，第一百二十七頁。並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特別補編，訂正本第七十五頁。

續當政期間，第三章第二項永遠不能適用於此等政府”。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聯合國大會在倫敦舉行的第二十六次全體會議表示贊同金山及波茨坦宣言時，曾全體一致建議聯合國會員國在未來與西班牙有交往關係時皆應顧及上述決議案的精神與文字。

不過有幾個國家已經單獨或集體的採取反對西班牙的行動。關於此點，請准我提請理事會注意：

一．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發表的波茨坦宣言⁸中美利堅合眾國、聯合王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三國政府曾聲明三國“深感必須清晰表明三國政府不擬贊助西班牙現政府所提出的入會申請，因該政府是藉軸心強權的支助而握政權，就其成因、性質及政治事蹟及其與各侵略國家的密切聯繫而言，該政府實不具備聯合國會員國的必要條件”。我要特別着重上述宣言中毫無保留的指責佛朗哥政權“是藉軸心強權的支助”及“與各侵略國家維持密切聯繫”的這些字句。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美利堅合眾國、聯合王國及法國在聯合發表一項宣言中曾表示願意西班牙成立一臨時政府或暫行政府職務的組織代替佛朗哥。換言之，三國表示願依嗣後的事實而研究與佛朗哥斷絕外交關係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待決的問題並不是西班牙現有情勢繼續存在是否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我相信此一事實業已完全表明而且佛朗哥政權也仍受明文的譴責。聯合國及列強採取行動的基礎及理由乃是全世界共具有的一種信念，那就是在佛朗哥政權之下的西班牙不能成為酷愛和平的國家，因其不酷愛和平所以就是和平的一種潛伏威脅。

此外，我欲請理事會注意佛朗哥政權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明文規定不准加入聯合國的政權。明顯的事是這種情勢如繼續存在，不僅是對西班牙以及其最高意志至今仍受當年使佛朗哥掌握政權的德、意武器的壓制的果敢、慷慨並民主的西班牙人民的一種重大罪行，而且否認各國互相依靠的原則——本組織是以此項原則為建立基礎的——並是聯合國將來進展的一種威脅。

⁸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特別補編，訂正本第七十五頁。

佛朗哥政權在位一天，世界各地人民就一天會懷疑一個因其政府與侵略國家有密切聯繫而不獲准參加聯合國的非會員國，是否就能長此的在本組織之外，受惠於國際合作而產生的各種利益與保障而繼續生存並繁榮下去。

我國政府認為對付佛朗哥政權恐有干涉西班牙內政之嫌的說法是完全無根據的，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時候。聯合國及其數國家已有單獨或集體的反對佛朗哥政權的行動。至現在為止，除佛朗哥之外，尚無任何人表示反對此種行動，認為是違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如有任何國家曾經干涉過西班牙的內政，那就是德意志和義大利。我們現在只是致力於補救那種干涉行動的嚴重後果；換言之，在民主主義的範圍內，依照西班牙人民的最高意願，恢復其自治的自由。

我還欲補充說明倘使我們承認在西班牙有一種情勢是國際和平的威脅，我們就不能在另一方面認為這在本質上是屬於西班牙內政範圍內的事項。這實在是一種荒謬的論斷並且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文字與精神。

為加強我國政府所持佛朗哥政權是全世界都應關切並且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意見起見，我認為我應發表下列各項意見來結束我的言論：

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中有五常任理事國已採取與佛朗哥敵對的立場。五常任理事國中有兩國素未承認佛朗哥；西班牙的比鄰法國已封鎖其邊境並提議對佛朗哥施行經濟制裁；根據英、美兩國的宣言，英、美準備承認一個代佛朗哥而起的臨時政府。六個非常任理事國中只有兩國與佛朗哥維持邦交。

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中的玻利維亞、瓜地馬拉、巴拿馬及委內瑞拉都已與這個偽政府斷絕關係。據稱還有許多會員國與非會員國不久也將有同樣的行動。另一方面現有一個已經幾個國家承認的西班牙共和國流亡政府存在。主張這種特異的國際情勢是西班牙內政範圍事項的論說是否合乎邏輯？

此項情勢既已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我國政府相信理事會必定着手處理此事並應完全依此問題的是非曲直而採取決議。否則我們不僅增加佛朗哥政權的權勢並亦鞏固其在國內與國際間的地位。

基於上述言論，我對波蘭代表所提並經法國代表以令人欽佩的言辭予以支持提案，將投票贊成。

Mr. VAN KLEFFENS (荷蘭)：這個西班牙問題似乎是一個很能令人感到不安的問題。這個問題引起相當的憤慨但這也是很易了解的。我雖然確信理事會永遠不致不顧人情事理，但是我提議我們仍以冷靜理智的態度來審議這個問題。我一直是求以這種態度來考量這個問題。

讓我開始就說明我不同情任何像佛朗哥的那種政權，藉法西斯義大利及納粹德意志的協助與鼓勵，獲得並維持其政權，這個政權在戰爭期間與荷蘭人民仇深似海的敵人狼狽為奸並且現又在庇護戰犯與納粹特務人員。

我們不能忘却多少荷蘭青年在歷經艱苦危難由荷蘭跨過 Pyrenees 之後的時候，被佛朗哥政權當局逮捕拘禁在污穢不堪的集中營內。這種集中營祇有在要向外交使節團表示如何不錯的時候，才加以清理，此外永遠是污垢不堪。

因此我們的情緒與意向都促使我們對這情勢採取行動。但是我們仍應慎重將事。感情用事時常不是一個安全的準則。使事情由希特勒所謂的“健全普遍的反應”來決定純粹是納粹的理論。我們必須謹慎纔不致使我們有決定作或不作的事，會在將來使我們深感不安。我們應當撇開這種感情衝動，依照憲章第一條所規定我們必須應用的正義及國際法原則，來決定這個問題。只有這樣我們纔是腳踏實地。

我要說明佛朗哥政權與西班牙人民間的重大區別。我們有重大理由反對佛朗哥政權，但是我們與西班牙人民素無爭執。我國政府之所以素來未想與西班牙斷絕經濟或甚至外交關係，就是為此。如果所有國家都採取這一步驟，首先感受困苦的當是西班牙人民。這種步驟是否能削弱佛朗哥政權而不會使之更為加強即連畧知西班牙民情的人都不敢肯定並且還會感到懷疑。另一方面這一步驟也可能再引起使西班牙遭受慘痛災害的內戰。理事會自然應當極度審慎不致引起西班牙再與內戰。

西班牙是一個非常自傲的民族。我確信干涉西班牙政治定會激起許多認為倘無外國干涉與激動是不會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挺身而出來支持佛朗哥。我不知其他國家是否會大為不同，但是我知道西班牙的情形確是如此。就西

班牙民情而言，我甚至於不敢斷言絕未因我們安全理事會的這種討論而大感不快的佛朗哥現在是否不會認為這種討論似將更為加強他的地位。

我已說過因為這個問題引起非常憤慨的情緒，所以不論我們採取何種行動，我都願有穩固的立足點。所以我一直是在盡我能力所及樹立應有的法律立場。我們一旦知悉法律立場，我們的立足點就穩固，然後再決定採取何種辦法。

波蘭的控訴提到一種“情勢淵源於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存在與活動”並稱這種活動“已經引起國際磨擦並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所以法國政府被迫而封鎖法西的邊境。此外，波蘭控訴中亦稱佛朗哥政權“庇護大量的納粹資產與人員”，並亦“准許大量戰犯及納粹領袖避居並在西班牙領土內繼續活動”，且又“允許並鼓勵從事設計戰爭新武器的德國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工作”。

我無法認為依據已向我們提出多屬揣測性質的證據，就能作合理的判決而稱佛朗哥政權是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法國政府決定封鎖邊境一事並不足構成充份的證據。這只表明法國政府已受促動終止法西邊境的往來，因西班牙軍隊的調動，據已知的事實，是在邊境封禁之後而不是邊境封禁以前發生的。

我未聽到波蘭代表說過一句多少含有肯定性的話，指稱西班牙軍隊行動具有基本侵襲性質，而且我必須說明不論我個人對佛朗哥政權的意見如何，我不認為它會如是的愚蠢而採取侵襲的行動。

我們都引以為憾，並且，都指責佛朗哥將軍為何降低西班牙的國格使其成為納粹餘孽的收容所。我們也感覺難於瞭解在納粹殘忍行為公諸於世之後，佛朗哥居然為表示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恩惠而竟至庇護人類的公敵。

但是稱這種行為為危及和平與安全，我認為似乎是言過其實。這些人能作甚麼來危及和平？他們沒有軍隊，如稱他們能藉宣傳使納粹主義重生成為活的政治力量，那就是對聯合國的一種侮辱。

在荷蘭也與在世界其他多數國家中相同，我們已擯棄國家社會主義，佛朗哥將軍或任何留居西班牙的德國人都不能再使其復活。

因此，我的結論是：理事會並無充份理由能採取任何措施。我不認為大會第一屆會所通過有關西班牙的決議案是現在安全理事會對該政權採取措施的正當理由。大會的決議案顯然並未要求理事會採取任何措施。我們可以不贊成佛朗哥政權，我們也能在佛朗哥政權在位期間不准許西班牙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採取積極行動來反對這個政權或者我們有權這樣做。

我們如果以方纔向我們提出的此種證據為基礎而干涉西班牙政治，我想我們就會創立各種無理干涉並且最可惋惜而又有害的先例。我們是正在透徹的討論此事，並且這也是很有用的。我已說過佛朗哥政權，在戰後的這個世界中，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並對西班牙這個民族也無益。但是我認為依憲章而言，我們並無理由做討論範圍以外的事。

只要佛朗哥不真正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西班牙是否願保有這個政權，是西班牙的事，是西班牙一國的事。我認為就憲章中的文字而言，此一事項實在是西班牙國內管轄範圍以內的事。關於此點，我實難贊同墨西哥代表的意見。

關於這一方面我欲追述一九二三年常設國際法院對於這一術語所提出的精確定義。對於英、法間的爭端給予全體一致的意見時國際法院稱：⁹

“‘完全在國內管轄範圍內’數字似係預期某數種雖與一國以上的利益有密切關係但在原則上却未經國際公法予以規定的事項。關於此等事項，惟有本國始能加以決定”。

我也願追述在鄧巴頓橡園計劃中提到“完全在國內管轄範圍的各事項”時，認為這個定義過份狹隘，限制太多，所以在憲章中改為“……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

我們沒有獲得佛朗哥政權真正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證據以前——我不相信有這種證據——佛朗哥政權應否繼續主政的問題，完全取決於西班牙人民。我無法能作其他結論。

Mr. STETTINIUS (美利堅合眾國)：時間已經很晚，所以我只說幾句話。我確知我們之間有多位理事皆願有機會研究波蘭代表的言

⁹ 參閱常設國際法院刊物第二集，諮詢意見彙集第四號英文本第二十三頁至第二十四頁。

論。所以在並不特別涉及波蘭代表方纔向理事會提出的決議案與其他各位今日下午已發表的意見的情況中，我欲在此時簡短說明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理事會待決問題的基本態度。

我國政府對於現在統治西班牙的政權的態度業已多次清晰表明。故羅斯福總統在一年多以前致函——該函今日下午已被引證多次——美國新任駐西班牙大使 Armour 時稱雖然我們對西班牙人民深具友情，但是我們不能在佛朗哥政權當政期間於經濟或其他方面採取任何措施，來表現此種友誼。羅斯福願使各方清晰瞭解美國派遣駐西大使不能誤視為贊同佛朗哥政權的行動。

在波蘭代表今日下午發言時所引證過的那一信中，羅斯福總統謂“西班牙現政權既是藉助於法西斯義大利與納粹德意志而獲政權並專事仿倣極權主義，大多數美國人民自然對之難表信任並難瞭解我國有繼續與該政權維持關係的正當理由。我們自然更難忘却當年戰局不甚利於我國時，西班牙與我們軸心敵國間的正式關係及其所給予各軸心敵國的援助，我們也不能忽置現在與過去 Falange 的活動、宗旨、組織與公開言論。在現在我們行將達到完全戰勝這些敵人的目的時，這種歷歷在日的事實不能因為對我們較為優厚的行動就可以抹煞，西班牙現政權過去在精神方面及公開言論與行動上都與我們的敵人一致”。這是我所提到的羅斯福總統信件的終止處。

人人知道我們對今日討論中所提到的金山決議案，波茨坦決議案及大會在倫敦所通過的決議案都曾欣然表示贊助，各決議案皆明言西班牙在現政權當政期間，不准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

我國政府對於西班牙的情勢具有兩項廣泛目標。第一是佛朗哥政權，其附從及其附屬組織如 Falange 等應儘速由西班牙人民予以撤除，俾使西班牙能在國際社會中恢復應有的地位。我們的第二目標是我確知也是在座每位代表與聯合國每一會員國政府的懇摯願望，那就是更換西班牙的政權應藉和平辦法而達成並且不使西班牙人民再經歷內戰的恐怖，倘若內戰再興必將引起嚴重的國際反響。

過去幾個月我們都在舉行外交談話，希望能協助達到這兩項目標。本年三月四日我國與英、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我們對西班牙情勢的意見。我們欣知理事會現在討論西班牙

牙的情勢並且相信理事會其他理事國亦具有我們所抱的兩項目標。

我國政府相信安全理事會應慎重檢討西班牙問題並以所有機會給予理事會各理事，使其能以有關此問題的各事實及其政府對於各項事實所作的解釋提請理事會注意。

我們對於符合憲章的行動都將給予同情的考慮，並且對於一國單獨含有相當希望能達到這兩個目標的行動也將給予同情的考慮。這兩個目標一個是剷除佛朗哥政權，另一個是在不重引起內戰的情況中恢復民主政權。

主席：如果各位同意，我提議延會，改至明日午後三時再行開會。我們將繼續討論現在所討論的問題，並且我們或許也能審議伊朗問題，如果專家委員會的報告能在那時以前編造完畢。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有人似乎建議星期五開會，但是主席如欲徵求理事會的意見，我個人是贊成明日上午十一時開會，下午二時半或三時再開會。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不十分瞭解明日召開兩次會議與後

日召開一次會議的需要。依照昨日的決定，明日開會一次，後日開會一次豈不較好？

Mr. VELLOSO（巴西）：我個人，各位代表以及我國的宗教信仰皆不允許我在聖金曜日參加理事會的會議。

主席：我想我提議我們在明日午後三時召開會議，然後延會，然後再於各位願召開會議時開會。

Sir Alexander CADOGAN（聯合王國）：我們對於會期能否現在不作決定？我反對在聖金曜日開會。

Mr. STETTINIUS（美利堅合眾國）：我國代表團也反對在聖金曜日開會。

Mr. VAN KLEFFENS（荷蘭）：我同意巴西及美國兩代表的意見。

Mr. LANGE（波蘭）：我提議我們明日開會——明日舉行一次或兩次會議實在無關重要——並在星期一或星期二舉行下次會議。

主席：明日下午三時舉行下次會議。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

第三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恆德大學舉行

主席：AFIFI Pasha（埃及）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三六. 臨時議程（文件 S/41）

一. 通過議程

二. (a)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波蘭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32）。¹

(b) 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波蘭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34）。²

三七.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二號，附件三 a。

² 同上，附件三 b。

三八. 繼續討論西班牙問題

Sir Alexander CADOGAN（聯合王國）：波蘭代表在昨日演說將結束時，曾以彼所有聯合國國家解放的波蘭的名義，向理事會提出動人的呼籲。我可以向他保證來自波蘭代表的這一呼籲能在我國引起同情的反響。我國至感光榮身為支助波蘭第一個向希特勒宣戰的國家。

我也能向波蘭代表保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自始至終日日作戰的我國對避免此種慘事重行發生的絕對需要不致毫無感覺。我們也與其他國家相同，對於維持和平及實施並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都同有切身關係。

現在提出理事會的西班牙問題並不似初見時那麼簡單。這一問題具有兩個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與四月九日致秘書長的兩封信中，波蘭代表提到